

# 仓央嘉措

ཚངས་དབྱེངས་ཀྱི་མཚོ།

六世达赖喇嘛

高平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仓央嘉措 / 高平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 
2010.7

ISBN 978-7-5125-0049-5

I. ①仓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8708号

## 仓央嘉措

作 者 高 平  
责任编辑 于艳宁  
统筹监制 李冶威  
策划编辑 李冶威  
美术编辑 徐燕南  
市场推广 张 蓉  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 × 1000 16开  
19印张 300千字  
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 
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049-5  
定 价 29.8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# 仓央嘉措

ཚངས་དབྱུངས་ཀྱི་མཚོ།

六世达赖喇嘛

高平·著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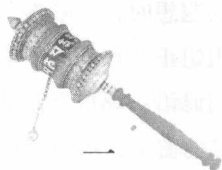
## 目 录

- 一 被驱逐的情侣 / 5
- 二 五世达赖圆寂 / 13
- 三 仓央嘉措诞生 / 21
- 四 绝密的决定 / 29
- 五 童年的悲欢 / 39
- 六 逃不走的冒充者 / 49
- 七 初恋 / 57
- 八 处女作 / 69
- 九 政治赌注在加大 / 81
- 十 康熙皇帝怒斥桑结 / 91
- 十一 达赖六世突击坐床 / 99
- 十二 金顶的“牢房” / 115
- 十三 风从家乡吹来 / 125
- 十四 被杀的和嫁人的 / 137
- 十五 贵族小姐 / 149



## 目 录

- 十六 布达拉宫下的酒店 / 165
- 十七 三箭与三誓 / 175
- 十八 默思与退戒 / 185
- 十九 雪地上的脚印 / 199
- 二十 第巴的“吃土精神” / 213
- 二一 大昭寺前的恩仇 / 227
- 二二 桑结之死 / 241
- 二三 诏执京师 / 255
- 二四 茫茫的青海湖 / 267
- 二五 余波在荡漾 / 277
- 附录一 第五、第六世达赖喇嘛大事年表 / 281
- 附录二 《那一世》绝不是六世达赖的情诗 / 285
- 附录三 不灭的诗魂 / 289
- 参考书目 / 295
- 后记 / 299



## 被驱逐的情侣

在西藏南部门隅地区的夏日错，有一个名叫派嘎的小村落。正像西藏的许多小居民点一样，偏僻和贫苦是它的最明显不过的特征。

雪山上吹下来的风里夹带着刺骨的冰针。人们只有在走进那些低矮黝黑的石板房，盘坐在燃烧着木柴或者牛粪的炉火旁的时候，才会感到些许的温暖。

但是在扎西丹增的家里，真正的春天已经降临了。他的心比炉火更热。连日来，他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，没日没夜地忙碌着。细糌粑、青稞酒、茯茶、酥油、风干牛肉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但他总觉得还应当干些什么，他经常在屋里转来转去，半举着两只手，头脑中除了紧张的喜悦外则是空白的。

扎西丹增是个见善则柔、遇恶则刚的人。由于他在寺院里学过经典，通晓白玛林巴密教，甚至有密宗大师之称，他还会唱很多的酒歌，在这一带受人喜爱。但这喜爱中所包含的，多半是感叹和同情。十多年来，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费尽了最大的心机，始终如一地赡养和医治着年老病重的父母。像松柏四季不凋地守护着山岭，风雪再猛，从不落叶；生活再苦，决不求人。直到三年前父母双双去世的时候，他才向姐姐借了一点钱办理丧事。之后，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。只有十里外的早已嫁出去的姐姐算是他的亲属。但他越来越不愿和她来往。他曾经感到非常孤独，屋子虽小，却空荡得可怕。同时他也有一种解脱感，好像多年来被无形捆绑着的双手忽然松开了。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要创造自己的生活。他到处给人帮工，不嫌脏累，不分远近，有时几个月不回来。很快，他就连本带利地偿还了所欠姐姐的债务，修缮了自己的房屋，还有了一



点积蓄。现在，他居然要办喜事了。已经四十岁了，青春方才开始，但他并不怨天尤人。有时迟开的花，倒格外芬芳呐。

正当扎西丹增陷入莫名的遐想时，“啪啦”一声，门被踢开了。扎西丹增一惊，抬头看，满脸横肉的姐姐正站在他的面前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每次见到姐姐，就立刻想起那句谚语：鸡爪上刮油，羊角上剔肉。扎西丹增使劲眨了一下眼睛，像要关闭回忆的窗子，竭力使自己不再去想那句谚语。

“阿佳拉，贵体安康！”<sup>〔1〕</sup>

姐姐从嗓子眼里哼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卡垫上，与其说是大模大样，不如说是显示威严。她向房中扫了一眼说：

“听说你要成婚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快了，正月。”

“倒是吉祥的开端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姐姐？”

“我准备请你来喝喜酒。”

“都准备齐全了？”

“还凑合。”

“钱是哪里来的？”

扎西丹增一听这话，被激起了一腔怒火，满腹心酸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：“这些年，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穷日子你是知道的。我一没有土地可以出租，二没有银钱可以放债。抓头上，乱发一把；抓身上，氍毹一片。瘦牛只有一头，支差的驮子却有九十九。我只有靠两只手拼命干活。我比鸡起得早，比羊睡得迟，一天忙得屁股不沾土。我为什么不能成家立业？”他举起了颤抖着的双手，接着说：“有钱人的炒锅是铁的，穷人的炒锅也不是泥捏的！”

“住口！”姐姐忽地站了起来，“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什么。别人不知道，

〔1〕阿佳拉，藏语“姐姐”。“拉”是敬语。





我可是心里明白。大蒜是偷着吃的，蒜味儿却当面跑出来了。我看你一定是偷……”

扎西丹增说什么也没料到，他的姐姐竟然毫无根据地怀疑他，而且当面说出个“偷”字来。是的，即便使用的是金子做的佛像，打在头上也是很疼的；即便是自己亲属的侮辱，也是很难忍受的。凭着他对姐姐的了解，他断定她此来有着不善的图谋。

他冷静地问道：“干脆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”

姐姐脸上透出了一丝得意的暗笑，斩钉截铁地命令道：“滚！马上滚！远远地滚！永远不要回来！”

“次旺拉姆怎么办？”扎西丹增问。

“那我可管不着，你去问她好了。”

“不用去问了，我来了。”次旺拉姆从容地走进门来，抓住扎西丹增的手说，“庄家不收灾一年，夫妻不和灾一生。我永远听你的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就是喝苦水也比牛奶甜。”

对于扎西丹增的一颗苦透了的心，次旺拉姆的这番话真比纯奶还甜，比甘露还清凉。

次旺拉姆是一个娇小的、西藏的南方姑娘。由于她品德高尚，信仰虔诚，施舍大方，文雅蕴藉，后人认为她出身于名门。传说中说：藏王松赞干布有一支失散了的后裔，有的脸上生着狗嘴，有的头上长了角，是不吉祥的征兆，于是被放逐到门隅地方。过去了若干代以后，其中一个名叫嘎玛多吉的男子，娶了一个名叫阿布迪的妃子，在藏历土狗年生了一个女儿，她就是次旺拉姆。

“次旺拉姆！次旺拉姆！”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奔来。

“朗宗巴大哥，您请坐。”扎西丹增恭敬地迎接着。他急忙从木柜里抽出一条哈达举过额头，朝朗宗巴献了上去。

“谁是你的大哥？你比我还大十岁呢。”朗宗巴伸出一只手将哈达拨在一边。但他随即发现扎西丹增的姐姐坐在窗前望天，又一把将哈达抓过来托到她的面前，深深地躬下身去说：“阿佳拉，你倒先来了。”

这位“阿佳拉”接过哈达，反手朝上一扬，搭在朗宗巴的脖子上，算是回敬，又继续昂头望天。



“扎西丹增，你是决心要娶我的妹妹啰？”朗宗巴问。

“大哥，您是答应了的。”

“那时候，我考虑不周。现在，我们来谈谈条件。”

“哥哥！你怎么又……”次旺拉姆急了。

“请讲。”扎西丹增冷静地说。

“你也算是一个有点学问的人，你不会不知道，”朗宗巴显出一副更有学问的样子继续说：“33年以前，第五世达赖喇嘛就曾经下令，让所有教派的教徒都改信黄教。达赖佛还派了自己的门生——亲密的朋友梅惹喇嘛来宏扬黄教。遵照佛的旨意，我已经改信黄教了，你们家可是世代信奉红教<sup>[1]</sup>的。你要想娶我妹妹，必须也改信黄教。”

“你知道，我虽然学的是密宗一派，但信奉的不也是释迦牟尼吗？”扎西丹增反问。

朗宗巴张口结舌了片刻之后，掏出用羊角做的鼻烟壶，在大拇指的指甲盖上敲了敲，吸了三下鼻烟，打了一个喷嚏，这才说：“第一条你办不到。第二条嘛，请婚酒你送过了。聘礼呢？交得起吗？”

“多少？”扎西丹增认真地问。

朗宗巴轮换地伸屈着指头：“一匹马，两头牦牛，三只羊。”

次旺拉姆真想哭出来。她上前拽住哥哥的袍袖，狠命地摇着：“哥哥，你为什么说了话不算数？你为什么不讲道理？就连乞丐的打狗棒还有个倒顺呢，你这样做算什么堂堂的男子汉？”

朗宗巴将妹妹一把推开，说：“反正我不允许你嫁他！除非他答应条件。你跳？鸡再跳还能跳断了梯子！”

“水和奶搅在一起，就是用金勺子也分不开！”次旺拉姆毫不示弱。

面对这样的哥哥姐姐，扎西丹增伤透了心。他替次旺拉姆理了理散乱的头发起，轻轻地说：“我们走。”

次旺拉姆点了点头，弯下腰准备去拾掇东西。她觉得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主妇了——虽然这个家在她还没有正式得到的时候就将失去。她把一只准备结婚

[1] 红教，也称宁玛教派，因其僧侣衣冠皆红，又称红帽派，修密宗。

时款待客人的羊腿插进糌粑口袋里，又去搬烧茶的铜锅。扎西丹增跨出房门，到院中去牵他的牛。一对情侣默默地忙碌着。他们知道，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滚不回去，哥哥和姐姐的贪心收不回去。俗话说：吃肉的老虎再饿，也不会吃自己的肉。他们的哥哥姐姐却吃到了弟弟妹妹的身上。走吧，远远地走吧，快快地走吧。让他们去得意好了，树根既然烂了，叶子必然干枯；心肠既然坏了，不会有什么幸福。

不然朗宗巴突然说：“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和能够背动的食物，其他东西一律不准带走！”姐姐补充说：“若是能抬动，你们可以把房屋当轿子抬上。”

扎西丹增把已经牵在手里的牦牛缰绳甩在地上，握起次旺拉姆的手，跨出了篱笆大门。

冬天的风在旷野上使劲地刮着，低矮的枯草在瑟瑟的抖动。沙砾上，四只脚并排着，沉重而缓慢地向前移动。冷漠的阳光在灰白的乱云中时暗时明。旷野上那一高一低的身影也忽隐忽现。行人是那样稀少，牛羊更是罕见，整个世界都像是空荡荡的。偶尔有三两个看不清的物体在前面一起一伏地朝他们靠近，那是磕着长头到拉萨去朝圣的男女。

一对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家园的情侣，无言地走着，走着，既觉得甜蜜，又感到茫然。昨天发生的事情，依旧像插在心上还未拔出的刀子。但是，乡亲们送别他们的情景，那些宽慰的话语，鼓励的言辞，关切的嘱咐，又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痛苦。有的人愿意腾出一间小屋，让他们住到自己的家里；有的人拿出仅有的几钱银子<sup>[1]</sup>送给他们做盘费；有位老人告诉他们，天冷的时候不可向北方流浪，要朝温暖的南方走；还有的流着泪水，希望他们还能回来。唉，善良的人们啊！

他们走时是那样坚决。伤透了心的人，是谁也留不住的。如今离家乡渐渐地远了，值得留恋的东西也渐渐地多了起来。就连阿妈捻毛线时用过的小木槌，村口上那块光滑的大石头……都成了使人依依难舍的有生命的东西。

扎西丹增不禁频频地回头张望，那噙着泪水的眼睛却再也看不到家乡的影

[1] 银子，指藏银。1750年以前，西藏没有官铸的货币，使用分量不等的银块计算，叫藏银。



子了。次旺拉姆只是温顺地跟着他走，有时带有几分好奇地向前望一望，或者向两边看一看，却不常回头。也许她不愿往火上浇油，增加他的伤感；也许她在派嘎村并没有多少可珍惜的记忆。扎西丹增作为一个孝子，那里有曾经温暖过他的父母，而次旺拉姆作为孤女，却不曾在那里得到过兄长的温暖。浪荡成性、变化无常的哥哥从没有给过她手足之爱。她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到了21岁的。正是那种半独立式的生活使她学会了各种农活，精通家务，不乏主见，善于思考，从不掺和某些妇女津津有味地对别人说短道长。只有一种场合她不愿离去，就是当人们聚在一起夸奖扎西丹增的时候。但她从不插嘴，只是悄悄地在心底里结着她爱情的果子。

沉默得够长久，沉默得太难受了。扎西丹增终于轻声地哼起歌来：

素白的野花圣洁，  
不如酥油似雪；  
酥油似雪又芳香，  
不如姑娘高尚。  
杜鹃花红似火，  
不如红颜料似血；  
红颜料似血又闪光，  
不如赤诚的姑娘。

次旺拉姆露出了笑容，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：“唱的是我吗？”她停下脚步，含情的双眼向扎西丹增忽闪着。

“当然，还有谁呢？”

“是我连累了你，让你受苦……”

“离别家乡的苦只不过像一滴水，若是没有了你，我的苦就像大海了。”

“那就不要再想家了。哪里快活哪里就是家乡，哪个仁慈哪个就是父母。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我们快活起来吧！”扎西丹增无意中加快了脚步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鹰身上掉几根毛，碍不着凌空飞翔。”

不知是第几天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平坦、富庶的地方。日后他们才知道这里是达旺地区的拉瓦宇松（三低洼地）。也许是那成排的杨柳和家乡的杨柳十分相似，他们对此地产生了亲切之感。在纳拉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，他们停了下来，在三块已经烧得很黑的石头上架起了铜锅，次旺拉姆寻来了干柴和牛粪开始熬茶，准备吃他们最后剩的两碗糌粑。这时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走过来，睁大眼睛望着这两个异乡人，丝毫没有羞怯的神色。

扎西丹增一面用羊皮风箱扇着火，一面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刚祖。”小孩高兴地回答，“我阿妈说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是脚先生出来的。”〔1〕

次旺拉姆抿嘴笑了。她问：“这个地方叫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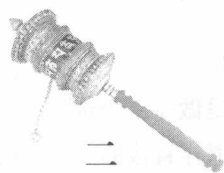
“叫邬坚林。你们看，那边的寺院可好看了，里边的酥油灯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呢！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不是这里的人？”

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互相注视了一下，会意地点点头，几乎是齐声回答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这里的人了！”

---

〔1〕 刚祖，藏语，意为脚落地。





## 二

### 五世达赖圆寂

邬坚林寺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挤满了贺喜的男女，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的婚礼正在举行。这原本是要在正月初办的事，因为被迫迁居，推迟到了二月底。也好，这地方气候暖，柳条已染上了鹅黄，心里的春天与心外的春天完全融合了。

有名的歌舞之乡在有人结婚的时候当然少不了歌声，此刻，人们唱着赞新娘的歌：

美德俱全的姑娘，  
像翠柏一样的姑娘，  
性情温和、亲切、善良，  
就像“大自在天”的公主一样。  
献给你这条洁白的哈达，  
愿你财富、人口、运气三兴旺。

在一阵欢呼声中，次旺拉姆不好意思地向大家道谢，不停地给客人们斟着浓浓的青稞酒。赞美新郎的歌声又唱起来……热闹了很久，有的人困了，有的人醉了，这才由老年人带头纷纷告别。

新郎新娘送走了客人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混合着泥土清香的空气，望望天空，晚霞早消失了，北斗星已经清晰可见。



就在遥远的北方，北斗星的下面，在拉萨的正在重建着的布达拉宫里，这时候——清康熙二十一年（藏历水狗年，公元1682年）的二月二十五日，发生了一件西藏历史上的大事：

第五世达赖喇嘛逝世了！

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就是做一千个奇幻的梦，也绝不会想到他的逝世竟会和他们尚未出生的儿子发生那样直接的、紧密的、重大的联系。有谁能预测那戏剧般的偶然，揭开未来的生活之谜呢？

五世达赖名叫阿旺·罗桑嘉措，明朝万历四十五年（藏历火蛇年，公元1617年）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西藏山南琼结的清瓦达孜。父名霍尔·都杜绕登，曾任过宗本职务。母名贡噶拉则，出自信奉红教的名门贵族。万历四十四年的最后几天，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不明不白地死在哲蚌寺以后，第巴<sup>〔1〕</sup>索南若登派人四处寻找转世灵童时发现了她，会同四世班禅和高级僧侣、贵族、蒙古头人把他确认为达赖五世。他15岁被迎到哲蚌寺供养，18岁时由班禅授了沙弥戒，25岁正式做了西藏的政教领袖。四十年来，做了许多重大的事业。人们都称他为“伟大的五世”。

他从去年——藏历铁鸡年九月六日病倒以后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卧室。老年人本来就习惯于回忆，何况又在病中。他经常斜倚在厚厚的黄缎子包成的羊毛垫子上回想往事，一幕一幕，像挂在眼前的“唐卡”<sup>〔2〕</sup>。他想得激动的时候，就抓起漆花木柜上的铜铃摇几下，让侍者送壶酥油茶来喝几口，强闭上眼睛，想镇静一会儿，休息一下。接着，那些自豪的往事又闪现在他的眼前——他下令大加扩建布达拉宫，他使其他教派都改信黄教，他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，他给一些新的寺院住持开光仪式，他进行各类寺院和僧侣的大普查，他制定了财政制度，他颁布了藏族自己的民族服装，他为整顿僧俗纪律巡视各地，他撰写了《学习珍珠蔓》等多种著述……现在，他已经是全藏名副其实的教主了。在他的统领下，有1800座寺院，10万名僧人啊，真不少哇！……他怀着自慰的心情，缓慢地扳着指头总结自己的长处：冷静、严肃、决断、寡言、

〔1〕 第巴：也译作第西、第悉、第斯，译为呆斯更接近原音。本义为部落首长，头人。因其实是总揽西藏政务的首席大臣，于是就成为达赖的代理人，已延伸为摄政、藏王之意。

〔2〕 唐卡：一种绘在布上，用锦缎装裱起来的可以悬挂的佛画。





博学、宽厚……他再屈着指头历数自己的短处……唉，恐怕只有自己才敢这样做。他的心乱了，只好又摇起了铜铃。

这几天，他的病情更加沉重起来，竟然处于昏迷状态了。忽然，他听到了歌声，一会儿好像很远，一会儿又好像很近。歌词是什么，他听不清。正守护在他身旁的第巴桑结甲措却是听得出的。那歌中唱道：

兄弟要是有一个，  
只有在家支乌拉<sup>[1]</sup>；  
兄弟要是有两个，  
一个要去当札巴<sup>[2]</sup>；  
假若再有三弟弟，  
最好赶快逃出去，  
要不就在家装哑巴。

桑结甲措听着，皱起了眉头。他摇动了那只唯有达赖本人才能动用的铜铃。侍者以为是达赖清醒过来了，惊喜地跑了进来，见是桑结甲措，立刻低下头听候吩咐，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，预感到这座宫殿里快要更换摇铃的主宰了。

“是修筑宫殿的……乌拉们在唱吗？”桑结甲措脸色阴沉地问。他不喜欢使用乌拉这个词，倒不仅仅因为它来自突厥语，还在于它赤裸裸的词意是人身差役、强迫劳动。尤其用在被征来修建圣宫的人的身上，不大符合于群众对领袖的自觉拥戴和对佛的无比虔敬。但他还是使用了。

“是的。”侍者轻声回答，“山坡太陡，石头很难运上来，小块的，山羊驮；大块的，用人背。唱唱歌能减轻劳累——伟大的五世是这样说过的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桑结的语气里并没有责备他多嘴的意思。

“如果您怕吵闹了佛爷，我去通知他们，不准再唱了。”

[1] 乌拉：无偿的差役。

[2] 札巴：普通僧人，还够不上称为喇嘛。